

///烟火人家

一荤一素的陪伴

■李 晓

在老街的老房子里，有一个油渍斑斑的小木方桌。小方桌边，依然紧挨着两个小方凳。

小方桌上并不拥挤，除了白米饭，只摆放着我妈做的一荤一素。泡菜炒肉、清炒菠菜，这是常上桌的一荤一素。我就喜欢吃那一口最是下饭的泡菜炒肉。那个稳稳当当立在厨房的陶瓷泡菜坛子，是我奶奶遗传下来的，因为时间的浸润，表面透出古铜色的光泽。

3年前的秋天，我爸从老街骑着白鹤上云端远游去了。我妈做的一荤一素，就剩下她瘪着嘴独自吞咽了。

前不久，初夏的晚上，一阵大风突然在城市高楼间来来回回上上下下地刮，像是在拼命呼喊着找人。我妈凌晨给我打电话说：“你来一下。”我赶紧起床出门来到老房子，看见妈呆立在阳台，正仰头怔怔地望着云。天上黑云堆积，天色沉重如铁。

妈指着云层说：“我梦见你爸了，他一个人孤零零地在天上云层里飘来飘去。”我安慰她：“妈，那是您心里的念头，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。”妈沉默不语，慢慢进屋，去柜子里拿出老影簿，一页页翻着，回忆着我爸的生前场景。

我爸去世后，我妈一直坚持住在老房子里，一切都像以前一样。我多次恳求她：“妈，搬来和我们一起住吧！”可妈的口气怪怪的：“哎呀，你要写文章嘛，要安静，我来了，不是影响你了么？”这和她以前的口气

似乎不同。爸还在时，妈只要看见我伏案一个字一个字地敲着，地板上躺着落发，便心疼不已地说：“你写啥呀，不写不行吗？你爸活一天，就给你攒一天钱。”

爸从机关单位退休，每月有退休金，那些钱一直被攒着。老街几家银行的职员，都认得我爸妈。我妈有次还给我爸下过一道“命令”：“老头子啊，你起码要活到90岁，多活一年，就多给儿子他们留一点钱。”我爸虽总和我妈一起盘算着手头有多少钱、存了多少钱，但他那天寻思着我妈的话，总觉得哪里不太对劲。他起身在客厅走了一圈，忿忿地说：“我活在

世上，你们就光盯着我的退休金么？”我妈“回击”：“你多活一天，我就多照顾你一天，你当然要为家里多作贡献才对。”我爸听罢，一屁股坐在沙发上，长叹一口气：“你们这些人精啊！”

我爸最终没有服从我妈的“命令”，离84岁生日还差1个多月的时候，他突然疾病提前启程去了星辰闪耀的地方。

爸离开人世后，我为了不让妈憋在老房子里睹物思人伤心难过，便接她来我家住上一段时间。没承想不到一周，她就嚷嚷着要回老房子里去住。我送妈去老房子，刚一进门，她就伸出双手，臂膀如鸟的翅膀缓缓张开。她用力地

拥抱了老墙，一块上了涂料的墙皮突然间落在了她肩上，仿佛她的深情有了回应。我妈当场就落泪了，她说：“你爸爸啊，还住在这里的。”当天中午，我妈就做了一荤一素的饭菜端上桌，喃喃呼唤着我爸回来一起吃饭。

这之后，大半年的时间过去了，我妈有天心血来潮，说想去养老院里住。她说，她去养老院看过，那些老人们整天唱歌跳舞，快快乐乐地生活，里面9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就有10多个，真是一个长寿的地方。

我尊重妈的决定，于是收拾行李，送她去城里的那家养老院。刚进养老院，几个老头

老太太就围了上来，他们做出夸张的动作，欢迎我妈入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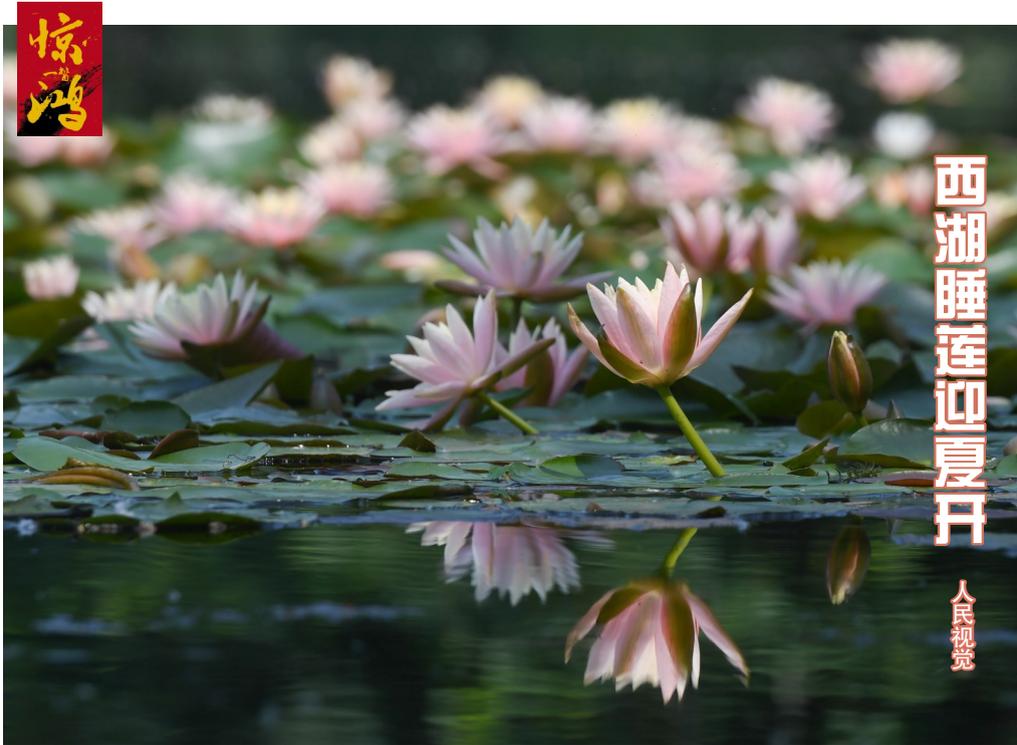
我陪妈吃她在养老院的第一顿午餐。100多个老人整整齐齐坐在食堂餐桌两边，等待服务人员给他们分送食物。吃饭时，食堂顿时响起一片“沙沙沙”的声响，像蚕吃桑叶发出的咀嚼声。风烛残年的老人中，有两眼望着食物怔怔出神的，有把假牙取下来放在桌上的，有吃饭时发出一些奇怪哼哼声的，还有突然把食物打翻在地的。我妈怔怔地望着这些老人，轻轻咀嚼着食物，目光沉沉，眼眶变得愈发深了。

不到一个月，有天我去养老院看妈，只见她已收拾好行李，一副要走的样子。见我来了，她便起身出门，挨个儿去向院里的老人们道别。一个老头儿还深情地拉住我妈的手眼泪汪汪地唱起来：“送战友，踏征程，默默无语两眼泪……”

我把妈从养老院接回家，问道：“您为啥不住那里了？”我妈回答：“我走了，你爸回老房子，谁陪他吃饭啊？”当天晚餐时段的小饭桌上，摆放着清蒸肉丸子、大蒜苗炒胡萝卜，一荤一素，搭配白米饭。

饭后，我妈从柜子里拿出老影集，摩挲着我爸壮年时的黑白照片。我在一旁静静看着，感觉她深陷的眼眶，已把我爸深深地吸入进了她的心房。

老房子里灯影闪烁，妈妈做的一荤一素只剩下空盘子。想必爸也已饱餐一顿，正用无形的大手，抚摸着我妈的白发、沧桑的脸颊，用温柔的呼吸填满细密浓稠的旧时光。



我与城

在恩施读懂清江

■范建生

一条河穿城而过，城叫恩施，河叫清江。

清江古称夷水，发源于《龙船调》的故乡，仿佛一条银色的玉带，绾接起两岸的山峦、田野和村落，迤迤绵绵，延展成为一幅美不胜收的巨幅山水画卷。山水之间，弥漫着薄纱一样的雾。春末夏初，和朋友相约坐船游览清江，只见两岸青翠欲滴，屏峦如画，石峰雄奇……坐在游船上，我默默感受着青山绿水的围抱，有许多唯美的意象在心头升起。我被美丽的清江所吸引，写了一首诗赞美她：“一群白鹭，引领着我走进这在水一方。山，刚醒来，裹着云雾

做的浴巾，对着流镜梳妆，几分妩媚，几分妖娆。青山绿水间，一叶豆角儿船悠悠地摇出一道风景。故乡的龙船调，被婉约的风，浅浅地吟唱。红叶舞动，被江南烟雨润湿。晨读清江，思绪的花瓣雨，纷纷扬扬。灵魂蹒跚，陶醉在八百里清江画廊。”

清江从远古流来，诉说着恩施古城1400多年的历史。据史料记载，古城在唐代初具雏形，到宋元明清时逐步完善，文化沉淀深厚。五峰山上的宝塔，老街里的文昌祠、六角亭、城楼、洗马池、书院、关公庙、白衣庵、三义宫等古建筑，被阳光涂抹得厚重辉煌，透出古城昔日作为施南府的高贵与繁荣。

老城上空的鸽子，就好像站在被历史浸透的书页之上。

我从小在恩施长大，住在古城里，开门就可以看见清江。幼年眼睛里的清江，是我和小伙伴的娱乐场所。沿着老城墙根儿的小路，可以直接走到河边。夏日的黄昏，河滩的鹅卵石上，到处堆着衣服，大人小孩在河边游泳洗澡。河水很清澈，可以看见许多鱼儿在里面游来游去。因为鱼多，常见有渔夫撑小船在河上放鱼鹰捕鱼，那道风景不亚于美丽漓江上的渔船灯火。涨水季节，清江开始放排，粗犷的号子声回荡在两岸，随着波涛滚滚而去。

山中有城，城中有山，层峦

叠翠，钟灵毓秀。沿着石径，可以登上郁郁葱葱的碧波峰。据说唐代诗人李白从长安来到恩施古城，兴致勃勃登上清江边的碧波峰。月光下诗人白衫飘逸，身形潇洒，对月饮酒，对江抒怀，浩叹古今，写下了“青天有月来几时？我今停杯一问之。人攀明月不可得，月行却与人相随”的诗句。后人在碧波峰建亭纪念，称之“问月亭”。诗人走了，留下诗句融进清江，成为碧波峰永久的吟唱。

清江河畔的春天最美。一片花海湿润了双眼。此时正是樱花盛开的时节，灿烂的樱花，宛如祥云降临，在清江两岸铺展一片白里透红的相思。枝上的花朵，密密匝匝，那几乎透明

的花瓣，细小精致的花蕊，以微小的光芒渲染着美好季节。一朵朵花像满天的星星，驮着古城的浪漫，也安放着一个细腻的心愿。清水走廊的游人扑入花海，脚步有些凌乱，想必是醉了。

清江是土家族、苗族的母亲河。天上有个鹊桥会，土家有个女儿会。每年七夕，清江河畔都会举办盛大的女儿会，以歌招亲，以歌会友。八方来客汇聚一堂，看山看水，感悟浓郁的民族风情。走进女儿会，就走进了欢乐里，走进了幸福里。

清江是一部水做的书，我从小就在读她，直到现在才读懂她的美丽。